



近代以来，西学东渐，各种西方现代思想、研究方法传入国内，中国文化遭遇前所未有之冲击，中国传统文化将向何处去，成了那一时期国人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。其时，一批学人开始借鉴西方研究方法，重新审视中国古代哲学与文学。在这一批近代学人中，谢无量独树一帜。

谢无量学养深厚，对中国古典文化有着深刻的体认，既是古代文学、哲学的研究者，又是著名的书法家和古体诗人。

他一方面传承着中国古代文人的文化观念，另一方面又具有国际视野和现代思维，更具有强烈的现实感，这使得他的研究既不拘泥于古人，更不偏废于西方，而是立于新时代之辩证立场，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审视和评价。

谢无量文集

第三卷

朱子学派 阳明学派 王充哲学



谢无量文集

第三卷

► 朱子学派 阳明学派 王充哲学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· 北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谢无量文集·第3卷, 朱子学派·阳明学派·王充哲学/谢无量著. —北京: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 2011

ISBN 978-7-300-13652-3

I. ①谢… II. ①谢… III. ①谢无量 (1883~1964)-文集②朱熹 (1130~1200)-思想评论-文集③王守仁 (1472~1528)-思想评论-文集④王充 (27~约97)-思想评论-文集 IV. ①C53②B244.75-53③B248.25-53④B234.85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76384 号

谢无量文集

第三卷

朱子学派

阳明学派

王充哲学

Xie Wuliang Wenji Disanjuan

出版发行	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	
社 址	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	邮政编码 100080
电 话	010-62511242 (总编室)	010-62511398 (质管部)
	010-82501766 (邮购部)	010-62514148 (门市部)
	010-62515195 (发行公司)	010-62515275 (盗版举报)
网 址	http://www.crup.com.cn	
	http://www.ttrnet.com (人大教研网)	
经 销	新华书店	
印 刷	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	
规 格	155mm×230mm 16开本	版 次 2011年6月第1版
印 张	32.25 插页 5	印 次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
字 数	315 000	定 价 98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

谢无量先生

目录



朱子学派

第一编 序论	/// 3
第一章 朱子传略	/// 4
第二章 朱子学术之渊源	/// 15
第三章 关于朱子之评论	/// 34
第二编 本论	/// 47
第一章 朱子哲学	/// 48
第二章 朱子伦理学	/// 70
第三章 朱子教育说	/// 130
第四章 古今学术评论	/// 154
附 录 朱子门人及宋以来朱子学略述	/// 184

阳明学派

第一编 序论	/// 193
第一章 阳明略传	/// 194
第二章 阳明与陆象山之关系	/// 197



第二编 阳明之哲学	/// 203
第一章 宇宙观	/// 204
第二章 人生观	/// 207
第三章 天地万物一体观	/// 211
第三编 阳明之伦理学	/// 217
第一章 性说	/// 218
第二章 心即理说	/// 229
第三章 知行合一论	/// 236
第四章 良知	/// 243
第五章 阳明学说相互之关系	/// 268
第六章 天理人欲论	/// 271
第七章 四句教	/// 277
第八章 立志说	/// 285
第九章 非功利论	/// 289
第四编 阳明关于古今学术之评论	/// 293
第一章 三教评论	/// 294
第二章 朱子晚年定论	/// 298
第三章 五经臆说	/// 303
第四章 格物致知与随处体认天理	/// 305
第五章 “程朱”与“陆王”	/// 308
第六章 关于学术杂论及王学末流	/// 313
附录一 陆象山学略	/// 316
附录二 王门诸子略述	/// 336

王充哲学

第一编 序论	/// 351
第一章 王充略传	/// 352
第二章 王充学术之渊源及其述作之旨趣	/// 359
第二编 本论	/// 373
第一章 形而上学	/// 374
第二章 伦理学	/// 426
第三章 评论哲学	/// 459

|| 谢无量文集◎第三卷 ||

朱子学派



 第一编 序 论

第一章 朱子传略



朱子，名熹，字元晦，一字仲晦（又自称“晦庵”或曰“晦翁”，（号“道翁”），徽州婺源人也。父韦斋公讳松，字乔年，擢进士，历司勋吏部郎，以不附和议去国。朱子宋高宗建炎四年生于尤溪官舍，自幼颖悟，甫能言，韦斋公指天示之曰：“天也。”问曰：“天之上何物？”韦斋公异之。五岁就傅，授以《孝经》，一阅会其意，即题曰：“不若是，非人也。”尝从群儿戏沙上，独端坐以指画沙，视之八卦也。年十八贡于乡，中绍兴十八年进士第，主泉州同安簿，选邑秀民充弟子员。日与讲说圣贤修己治人之道，禁女妇之为僧道者，罢归。请祠，监潭州南岳庙。明年以辅臣荐，与徐度、吕广问、韩元吉同召，以疾辞。孝宗即位，诏求直言。朱子上封事，颇陈修攘之计。隆兴元年，复召入对，其一言大学之道格物致知之道；其二言非战无以复仇，且陈古先圣王所以强本折冲威制远人之道。时相汤思退方倡和议，除先生武学博士待次，乾道元年，促就职。既至而洪适为相，复主和论，不合归。三年，陈俊卿、刘珙荐为枢密院编修官待次。五年，丁内艰。六年，工部侍郎胡铨以诗人

荐，与王廷珪同召，以未终丧辞。七年，既免丧，复召，以禄不及养辞。九年，梁克家相，申前命，又辞。克家奏朱熹屡召不起，宜蒙褒录，执政俱称之。孝宗曰：“朱熹安贫守道，廉退可嘉。”特改令入官，主管台州崇道观，以求退得进，于义未安，再辞。淳熙元年始拜命。二年，孝宗欲奖用廉退，以励风俗。龚茂良行丞相，以先生名进，除秘书郎，力辞，且以手书遗茂良。一时权幸群小，乘间谗毁，乃因先生再辞。即从其请，主管武夷山冲佑观。五年，史浩再相，除知南康军，降旨便道之官，再辞不许。至郡，兴利除害。值岁不雨，讲求荒政，多所全活，讼事奏乞依格推赏纳粟人；间诣郡学，引进士子，与之讲论；访白鹿洞书院遗址，奏复其旧，为学规俾守之。明年夏大旱，诏监司郡守条具民间利病，遂上疏言：“天下之务，莫大于恤民。而恤民之本，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。盖天下之纪纲，不能以自立，必人主之心术公平正大，无偏党反侧之私，然后有所系而立；君心不能以自正，必亲贤臣，远小人，讲明义理之归，闭塞私邪之路，然后乃可得而正。今宰相、台省、师傅、宾友、谏诤之臣，皆失其职。而陛下所与亲密谋议，不过一二近习之臣。上以蛊惑陛下之心志，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，而悦于功利之卑说，不乐庄士之谏言，而安于私讐之鄙态；下则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无耻者，文武汇分，各入其门。所喜则阴为引援，擢置清显；所恶则密行訾毁，公肆挤排。交通货赂所盗者皆陛下之财；命卿置将所窃者皆陛下之柄。陛下所谓宰相、师傅、宾友、谏诤之臣，或反出其门墙，承望其风旨。其幸能自立者，亦不过巍巍自守而未尝敢一言以斥之；其甚畏公论者，乃

能略警逐其徒党之一二，既不能深有所伤，而终亦不能正言以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。势成威立，中外靡然向之。使陛下之号令黜陟不复出于朝廷，而出于一二人之门。名为陛下独断，而实此一二人者，阴执其柄。且云‘莫大之祸，必至之忧，近在朝夕’。而陛下独未之知。”孝宗读之大怒曰：“是以我为亡也！”遂以病请祠不报。陈俊卿以旧相守金陵，过阙入见，荐先生甚力。宰相赵雄言于孝宗曰：“士之好名，陛下疾之愈甚，则人誉之愈众。无乃适所以高之，不若因其长而用之。彼渐当事任，能否自见矣。”孝宗以为然，乃除提举江西常平茶盐公事，旋录救荒之劳，除直秘阁，以前所奏纳粟人未推赏辞。会浙东大饥，宰相王淮奏改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。即日单车就道，复以纳粟人未推赏辞职名，纳粟赏行，遂受职名。人对首陈灾异之由，与修德任人之说，孝宗为动容。所奏凡七事，其一二事手书以防宣泄。先生始拜命，即移书他郡募米商蠲其征。及至，则客舟之米已辐辏。朱子曰钩访民隐，按行境内，单车屏徒从，所至人不及知。郡、县官吏，惮其风采，至自引去，所部肃然。有短之者，谓其疏于为政。孝宗谓王淮曰：“朱熹政事，却有可观。然前后奏请，多所见抑。”而从者率稽缓后时，蝗旱相仍，不胜忧愤。旋知台州，唐仲友与王淮同里为姻家，吏部尚书郑丙、侍御史张大经交荐之，迁江西提刑，未行。朱子行部至台，讼仲友者纷然。按得其实，章三上，淮匿不以闻。朱子持之愈力，仲友亦自辨。淮乃以朱子章进呈，孝宗令宰属看详。都司陈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委清强官究实，仍令朱子速往旱伤州郡相视。时留台未行，既奉诏益上章论，前后六上。淮不得已，夺

仲友江西新命以授之。辞不拜，遂归，且乞奉祠。时郑丙上疏诋程氏之学，且以沮朱子。淮又擢大府寺丞陈贾为监察御史。贾面对，首论近日搢绅有所谓道学者，大率假名以济伪，愿考察其人，摈弃勿用。盖指朱子也。十年，诏以朱子累乞奉祠，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观，既而连奉云台鸿庆之祠者五年。十四年，周必大相，除提点江西刑狱公事，以疾辞，不许，遂行。十五年，淮罢相，遂入奏。首言近年刑狱失当，狱官当择其人；次言经总制钱之病民，及江西诸州科罚之弊；而其末言陛下即位二十七年，因循荏苒，无尺寸之效，可以仰酬圣志。尝反覆思之，无乃燕闲蠖濩之中，虚明应物之地，天理有所未纯，人欲有所未尽。是以为善不能充其量，除恶不能去其根。一念之顷，公私、邪正、是非、得失之机，交战于其中。故礼貌大臣非不厚，而便嬖、侧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；寤寐英豪非不切，而柔邪、庸谬得以久窃廊庙之权。非不乐闻公议正论，而有时不容；非不壅恶谗说殄行，而未免误听；非不欲报复陵庙仇耻，而未免畏怯苟安；非不爱养生灵财力，而未免叹息愁怨。愿陛下自今以往，一念之顷，必谨而察之。此为天理耶？人欲邪？果天理也，则敬以充之，而不使其少有壅阂；果人欲也，则敬以克之，而不使其少有凝滞。推而至于言语动作之间，用人处事之际，无不以是裁之。则圣心洞然，中外融彻无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间。而天下之事，将惟陛下所欲为，无不如志矣。是行也，有要之于路，以为正心诚意之论。上所厌闻，戒勿以为言。朱子曰：“吾平生所学，惟此四字，岂可隐嘿以欺吾君乎？”及奏，孝宗曰：“久不见卿，浙东之事，朕自知之。今当处卿清要，不

复以州、县为烦也。”时曾觌已死，王抃亦逐，独内侍甘昇尚在，朱子力以为言。孝宗曰：“昇乃德寿所荐，为其有才尔。”对曰：“小人无才，安能动人主？”翌日除兵部郎官，以足疾丐祠。本部侍郎林栗，尝与朱子论《易》、《西铭》不合，劾朱子本无学术，徒窃张载、程颐绪余，谓之“道学”；所至辄携门生数十人，妄希孔孟历聘之风；邀索高价，不肯供职，其伪不可掩。孝宗曰：“林栗言似过。”周必大言朱子上殿之日，足疾未瘳，勉强登对。孝宗曰：“朕亦见其跛曳。”左补缺薛叔似亦奏援，乃令依旧职江西提刑。太常博士叶适上疏与栗辨，谓其言无一实者。谓之“道学”一语，无实尤甚。往日王淮表里台谏，阴废正人，盖用此术。诏曰：“朱熹昨入对，所论皆新任职事。朕亦谅其诚，复从所请。可疾速之任，会胡晋臣除侍御史。”首论栗执拗不通，喜同恶异，无事而指学者为党，乃黜栗知泉州，朱子再辞。免除直宝文阁，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，未逾月，再召，又辞。尝以为口陈之说，有所未尽，乞具封事以闻，至是投匭进封事曰：“今天下大势，如人有重病。内自心腹，外达四肢，无一毛一发不受病者。且以天下之大本与今日之急务，为陛下言之：大本者陛下之心，急务则辅翼太子、选任大臣、振举纲纪、变化风俗、爱养民力、修明军政六者是也。古先圣王兢兢业业持守此心，是以建师保之官，列谏诤之职。凡饮食酒浆，衣服次舍，器用财贿，与夫宦官、宫妾之政，无一不领于冢宰；使其左右前后，一动一静，无不制以有司之法，而无纤芥之隙、瞬息之顷，得以隐其毫发之私。陛下所以精一克复，而持守其心，果有如此之功乎？所以修身齐家，而正其左右，果有

如此之效乎？宫省事禁，臣固不得而知。然爵赏之滥，货赂之流，闾巷窃言，久已不胜其籍籍。则陛下所以修之家者，恐其未有以及古之圣王也。至于左右便嬖之私，恩遇过当，往者渊靓说扑之徒，势焰薰灼，倾动一时，今已无可言矣。独有前日臣所面陈者，虽蒙圣慈委曲开譬，然臣之愚窃以为此辈但当使之守门传命，供扫除之役。不当假借崇长，使得逞邪媚作淫巧于内，以荡上心，立门庭招权势于外，以累圣政。”又曰：“至于辅翼太子，则自王十朋、陈良翰之后，官僚之选，号为得人，而能称其职者，盖已鲜矣。而又时使邪佞、儇薄、闾冗、庸妄之辈，或得参错于其间。所谓讲读，亦姑以应文备数，而未闻其有箴规之效。至于从容朝夕陪侍游燕者，又不过使臣宦者数辈而已。宜讨论前典，置师傅宾友之官，罢去春坊使臣，而使詹事庶子各复其职。至于选任大臣，则以陛下之聪明，岂不知天下之事，必得刚明公正之人而后可以任哉？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，而反容鄙夫之窃位者，直以一念之间，未能彻其私邪之蔽。而燕私之好，便嬖之流，不能尽由于法度。若用公明刚正之人，以为辅相，则恐其有以妨吾之事，害吾之人，而不得肆。是以选择之际，常先排摈此等，而后取凡疲懦软熟，平日不敢直言、正色之人而揣摩之。又于其中得其至庸极陋，决可保其不至于有所妨者，然后举而加之于位。是以除书未出，而物色先定；姓名未显，而中外已逆知其决非天下之第一流矣。至于振肃纪纲，变化风俗，则今日宫省之间，禁密之地，而天下不公之道，不正之人，顾乃得以窟穴盘据于其间。而陛下目见耳闻，无非不公不正之事。则其所以薰蒸销铄，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，

疾恶之意不深，其害已有所不可胜言者矣。及其作奸犯法，则陛下又未能深割私爱，而付诸外廷之议，论以有司之法。是以纪纲不正于上，风俗颓弊于下，其为患之日久矣。至于爱养民力，修明军政，则自虞允文之为相也，尽取版曹岁入窠名之必可指拟者，号为岁终羨余之数，而输之内帑。顾以其有名无实，积累挂欠，空载簿籍，不可催理者，拨还版曹，以为内帑之积，将以备他日进取不时之须。然自是以来，二十余年，内帑岁入，不知几何！而认为私贮典以私人。宰相不得以式贡均节其出入，版曹不得以簿书句考其在亡。日销月耗，以奉燕私之费者，盖不知其几何矣！诸将之求进也，必先掊克士卒，以殖私利。然后以此自结于陛下之私人，而薪以姓名达于陛下之贵将。贵将得其姓名，即以付之军中。使自什伍以上，节次保明，称其材武，堪任将帅，然后具奏牍而言之陛下之前。陛下但见等级推先，案牍具备，则诚以为公荐而可以得人矣。而岂知其论价输钱，已若晚唐之债帅哉？凡此六事，皆不可缓。而本在于陛下之一心，一心正则六事无有不正；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于其间，则虽欲惫精劳力以求正夫六事者，亦将徒为文具，而天下之事愈至于不可为矣！”疏入，夜漏下七刻，孝宗已就寝，亟起秉烛读之终篇。明日，除主管太乙宫兼崇政殿说书，朱子力辞。除秘阁修撰，奉外祠。光宗即位，再辞职名，仍旧直宝文阁。降诏奖谕，居数月，除江东转运副使，以疾辞。改知漳州，奏除属县无名之赋七百万，减经总制钱四百万；以习俗未知礼，采古丧葬嫁娶之仪，揭以示之。命父老解说，以教子弟。土俗崇信释氏，男女聚僧庐为传经会，女不嫁者为庵舍以居，朱子悉禁之。尝